

水中之水

洪兆惠

我从小惜水,进城生活后自来水动手就有,也仍然如此,省水成为习惯。这习惯与小时候挑水的经历有关。那时我家人口多,大姐、二姐出嫁后家里还有六口人,一家人用水全靠扁担往回挑。我家的外屋放着一口大缸,五担不满,六担还剩一筒,每隔三五天就要挑满一缸。做饭、养猪、洗涮,一缸水几天见底。挑水是各家各户的累活儿。我爸爸勤快,特别能起早,天一亮就连扯带拽,把我们弟兄几个从炕上叫起,生怕我们懒惰。梦中惊醒,浑身难受,来到外屋,看见锅台旁的水缸清水足沿,几乎溢出,一肚子情绪也就没了。我爸爸是挑完一缸水才喊我们起来的。

后来,我爸爸调到抚顺工作,从苍石小镇到抚顺来回通勤,单程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下班后的时间大多扔在路上,挑水的活儿就交给我们。刚开始,我个儿小,水筲只能装一半,扁担钩在扁担的两头绕一圈,才能让水筲离地。后来长个儿了,扁担不用绕圈,水筲可以装满。挑水进屋,先放下水筲扁担,水一筲一筲倒进缸里。等胳膊有了力气,就一手一只水筲,扁担不离肩膀,先左手后右手,直接倒水。能这样倒水时,我便洋洋自得,感觉自己成了真正的小伙子。

我家的扁担非常好用,薄薄的,有弹性,两筲满水把它略微压弯,但弯而不折。走起来,水筲在身前身后,随着步子,一颤一颤,那有节奏的颤动,给全身以活力和弹性,腰板一挺一挺,悠悠轻捷。挑完水,扁担挂在外屋门后,水筲挂在前院的杖子上。杖子里有两根壮实的木棒专门用来倒扣水筲,筲口朝下,能控干水,又防止灰尘落入。

苍石街最繁华的路段有二三百米长,供销社、信用社、理发铺、成衣铺、小饭馆、照相馆,都在这个路段。我家住在这个路段的街南。这里的人家,除了富裕的有压水井,其他人家吃水都去大院后面的大井里挑。大院在我家对面,大院有东西两个入口,我家挑水从东口进,顺着孙家饭馆的房山进到大院,大院里有一处厢房,那是祁婶家。从祁婶家的窗前走过,进入一条窄道,道的两边是杖子,杖子围着园田。窄道过大井,直通河边。站在井台上,能看到宽阔的河面和远处的北山。井台是用大块的板石垒成,凹凸不平,井台四周清洁。井台的一边立着井杆,井杆是一根粗木,它的顶头用铁线拴着一根横杆,横杆一头吊着两块圆石,圆石中间凿有圆孔,绳子穿过圆孔把圆石绑在横杆上。横杆一头很短,而另一头很长,长的那头拴着一条绳子,绳头拴着井钩。挑水时把水筲挂在井钩上,而后把水筲扔到井里,在井里左右摆动绳子,感觉水筲沉了,便借井杆的杠杆力量把水筲提出。

在摆动水筲时,井钩有时会从水筲梁上脱落,水筲掉进井里。水筲一旦落井,得赶快打捞,不然它晃来晃去装满水就会沉没。祁婶家离大井最近,常年预备一个井钩,专门用来打捞水筲。那是一条长长的绳子,绳头上拴着多个回钩,我们把它扔进井里进行盲捞,回钩挂上水筲梁后,水筲就能被捞上来。捞水筲的家什还有别的,有一种是一根长木杆,粗的那头拴着回钩。这木杆长于地面到水面的距离,把它竖到井里比用井钩盲捞要准确得多。那井的口很小,圆圆的,犹如大缸缸口。也有胆大的人,直接下井捞筲,用两脚撑着井壁一步一步移到水面上,并身用石头垒成,石上长满青苔,非常湿滑,一不小心就会落井,落井还是很危险的,但这井仿佛与乡人有感情似的,从古至今没要过谁的命。

这口大井是何人何时打的,我从没问过。井水干净,从井口探头望下,光亮中闪着水纹,清清亮亮,它养着周围几十户人家。夏天炎热时,从井边路过,井口冒出的凉气让人感觉清爽。连雨天,大量的雨水灌进井里,井水变浑,但两三天后,便恢复清亮。为保持水质,隔个一年半载就要淘井。那是件公益事,淘井时由谁张罗,谁来参加,我也不曾问过。参加不参加淘井,没人计较,同吃一井水,犹如一家人。

冬天的井台结满冰,那冰由井水洒落凝结而成,冰面光滑透明,使这口井又有了一个用处。正月十五,大院的人、街里的人,三三两两,到井台上滑冰。民间传说,滑冰骨碌冰,百病不上身。大河离得不远,到河面滑冰会宽敞舒展,可是我们觉得在这井台上滑冰,更为吉祥。井水养育了我们,我们把更多的期许付于它。

后来,大院西人口那儿打了一口压水井,是大院里几户人家齐钱打的。压水井打成后,院里院外的人家,都可以像自家打的井一样使用,我家也不例外。压水总比从大井里往上提水省力,而且安全。到了冬天,把井水引出并不容易,先要用热水化冻,而后要倒进半筲水才能让井管里的水接上气来,所以,一旦有人把水引入,挑水的人马上排成一溜儿,挑一担水要用一些时间。等水时,大家聊天说笑,别有情趣,挑水的活儿成了乐子。

不管大井还是压水井,水质纯净,好喝,喝一口,沁人肺腑。那时我们没有喝热水的念头,渴了,拿起瓢,在水缸里舀出半瓢,咕咚咕咚下肚,从嗓子眼儿到肚里清爽到底。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即便过年吃荤,喝的也是凉水,不犯任何毛病。

苍石街厚道的人家多,左邻右舍,和睦融洽,不管大事小情,相互帮衬,少见计较和隔阂。我想,这种人情和水有关。一口井,用相同的养分,滋养着一街人的宽厚和善良。

微小说

求证

孙春平

退休后,我和老伴儿一起去了外地女儿家,帮助带小外孙,天伦之乐嘛。家中的杂事都好安排,最让人惦记的是汇款单,超过期限3个月,即使再跟寄发单位联系,也要费很多口舌。后来,我就把邮件和汇款单的事拜托给了邮递员汪师傅。一般情况下,请她特别注意汇款单的日期,及时告知,或她再寄给我,我就没再为此事操过心。

3年前的那个清晨,我下了火车,又下了公交,刚进小区大门,就见到了站在我家楼门前的汪师傅,她穿着深绿色的邮递员制服,怀抱着捆扎得结结实实的一摞邮件。我快步赶过去,跟她打招呼,汪师傅,大冷的天,你不必嘛。

年底,数九寒天,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段。汪师傅说,你微信发了车次,我是赶时间来的,没等几分钟。

我客气道,那就进家喝杯热茶吧。
不必了。只是……我有个……很冒昧也很唐突的请求,不知楚老师能否支持一下。

你说。
你的邮件里有张3万多元的汇单,我想跟楚老师借用一些,两万元就行。

这确实有点儿冒昧和唐突了。怪不得冻掉下巴的冬晨,她候在了家门前呢。她知道我有立等可取的汇单,也知道我回到家里的时间。

在我沉吟发怔的那一瞬间,汪师傅扯下了口罩和红色毛围脖,同时把掌心里的证件亮给我。我叫汪云,这是我的身份证件,我怀里还带着房产证。我母亲正住院,手术前要求交足费用。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才想请楚老师帮忙。等手术后,医保完成必要的审核,我立刻把欠款如数奉还。利息不低于银行定期,您看行吗?

看来是真遇到难心事了!汪云说得很快,也很急,但语句顺畅,想来是早准备了腹稿了。再看她的脸色,灰暗,甚至有些发青。她将口罩摘除,除了想证明身份证件上的人的确是她本人,是不是还想告诉我,为了护理母亲,她是一宿未眠呢?

我心里已有了决定,便故作轻松地说,汇款单毕竟不是人民币,我什么时候把钱交给你呢?

就今天吧,上午10点,我在诚信路街角那家邮政储蓄银行营业所等您,您回家吃早餐,来得及吧?

精细人,一切都算计好了。
那天10点,我带着身份证准时到了营业所,把两沓现金放到汪云的手上时,还说,你要不要多备上一点儿,我不急用钱。汪云向我鞠躬致谢,说她手上还有些存款,这就非常感谢了。她还记得我每年清明前都会回来扫墓,说,那就等您回来,我把欠款还给您。

这个事,我跟谁都没有说,包括老伴儿。我跟汪云认识几年,虽只是接收邮件的泛泛之交,但她守时守诺,从不让我多费一句话。特别是有一次,我回家赶稿子时,把腰扭了,上下楼有些吃力,那一阵儿,她每次送邮件,都是直接送到楼上我家门前。我家是5楼呀,楼下有现成的邮箱呀,把邮件丢在那里一点儿不违规。

出了正月,天气渐渐暖起来。清明前,汪师傅微信问我哪天回家,我便把订火车票的



插画 胡光文

回执发给她。那天,又是清晨,还是在楼门前,迎我的却不是汪师傅,而是个清秀的女孩儿,二十出头的样子。我问,汪师傅不当班吗?女孩儿眼睛红着说,楚老师问的是我妈妈,她已经去世十多天了,是妈妈让我用她的微信跟您联系。如同晴天炸雷,我一惊,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女孩说,十几年前,父亲打工时出了事故去世了,后来妈妈拿着赔偿款带她来到了城市。娘俩这几年的生活很不容易,处处碰壁,遍尝艰辛,但妈妈一直乐观向上,乐于付出,乐于助人。女儿却很偏激悲观,认为妈妈是傻子,世上再难找到像她一样不求报答帮助别人的人了。后来,妈妈查出了绝症,她没为自己的身体担忧,却一直为女儿的处世态度担忧。她希望让女儿变得乐观起来,她跟女儿打了赌,说如果找到一位愿意无私相助的人,女儿就相信世间的美好。女儿说,那你就变出这样一个人给我看吧!

那天,女孩捧着两沓票子,恭恭敬敬地送到我面前,送到我面前的还有一个手机,她说上面有她妈妈留给我的视频。

弥留之际的汪师傅已没有多少气力,可她还是气喘吁吁地留下这段话:尊敬的楚老师,一个即将跟这个世界告别的老人,还要求证这个世界有没有好人,是不是显得有些矫情?我留恋人世,希望女儿生活幸福,相信美好,所以才要向女儿证明。我感谢楚老师给了我女儿最真切的证明,也相信楚老师一定会理解和支持一个母亲的。我再次对楚老师的感谢,表达最真挚的感谢。我说不出什么了,就给楚老师听一首熟悉的歌吧。

汪云留下的歌是《好人一生平安》,李娜演唱,哀婉,低沉,格外深情。我内心的酸楚一拨接着一拨,便将手上的欠据收回,说,把它留给我,做个纪念,行吗?



插画 董昌秋

前些时候,从旧书网淘得一本萧军、萧红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封面淡黄色底,“跋涉”“三郎俏吟”“1933”等三行鲜红的手写字体,从上至下,朴拙、大方又醒目。目录页有毛笔书写:“此书于一九四六年我再返哈尔滨时,偶于故市中购得。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宛在,伤何如之。”萧军志,一九六六,三月廿七日于京都。”钤一枚朱印,一为“萧军”名章,一为“银锭桥西海北楼”闲章。

《书后》里,萧军说:“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弟和幼弟兄的帮助——”1933年,哈尔滨初秋的一个夜晚,萧

萧军的题签本

刘浪

我无意间淘到这本书时,刚读过唐文一的《书海拾珍:中国现代作家处女作初版本录》和陈子善的《签名本丛考》,特意看了卖主提供的版权页照片,标明是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印1000册。心中大喜,它既是二人的处女作合集,又是初版本,实属那段传奇爱情最好的历史见证。尤其是看到萧军的题签,让我赶紧付款下单,生怕被别人买走了。

几天后,收到书,大失所望。此书并非初版本,而是1979年10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复刻本。书后附《跋涉》复刻本说明,“现据萧军同志藏本复制”,正文改为简体字、版式不变,“封面、扉页、出版预告、目录页(包括萧军手书题签)均照原书影印。”此版本照初版仿制为毛边本,还保留了萧军写的后记《书后》。从中,亦可还原一些信息。如此转念一想,稍得慰慰。

《书后》里,萧军说:“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弟和幼弟兄的帮助——”1933年,哈尔滨初秋的一个夜晚,萧

颂唐宋八大家

王向峰

韩愈

一封朝奏贬潮州,
耿耿忠心为国献。
诗谏朝廷多弊端,
哪堪老迈不禁忧。
文章载道负肩重,
脉续先贤正统由。
八代衰微重振起,
谁人斗胆敢为侍?

柳宗元

精敏绝伦时运艰,
半生谪苦倍为官。
永贞革弊遭君惩,
载道文章普世传。
哲理论评多睿智,
寓言史传更斑斓。
捕蛇一作千朝警,
从政恤民仁爱宽。

欧阳修

见展公甚慨然,
古今谁可比君贤?
文坛统领人皆仰,
道义承担史共传。
一代英才荐举荐,
三朝肖小愈加谗。
醉翁偏是独清醒,
大道难行仍向前。

苏洵

大器晚成迟见才,
欧阳推誉始名开。
权横策论超今古,
守道安贫经世该。
秘省校书差得用,
紫微召试拒重来。
八家入列文堪数,
解易无终费忘陆!

苏轼

岁寒谁是不凋松?
千载文豪苏长公。
官贬八州依旧骨,
朝更五代仍初衷。
云横山海乡关远,
心向黎民荣辱同。
南岛幸多迁客游,
荒疆今古沐诗风。

曾巩

小苏才略不输兄,
同榜登科震汴京。
执政宰辅权位重,
为文疏宕势恢宏。
修辞严简多关史,
洒脱自然众口评。
捕蛇一作千朝警,
从政恤民仁爱宽。

曾巩

六经孔孟引为宗,
师法欧阳步履同。
戴道文以求世用,
见贤思就品雍容。
六州勤政施恩广,
十载余年多治功。
君子立身成榜样,
孤芳超轶颂南丰。

王安石

今古名高变法人,
欧阳推崇始名开。
权横策论超今古,
守道安贫经世该。
秘省校书差得用,
紫微召试拒重来。
八家入列文堪数,
解易无终费忘陆!

和王向峰
唐宋八大家之咏

李仲元

韩愈

狂澜一柱砥中流,
万古文章起壮观。
除弊兴邦生死以,
八千里路贬潮州。

柳宗元

爽峻清奇寓哲思,
十年憔悴永州词。
山穷水险屈贤者,
驾并陶公百代师。

欧阳修

醉笑山亭景最优,
风骚主领广交游。
万千才俊争驰马,
老子怜才让一头。

苏洵

一凤双雏舞碧云,
京师齐诵老苏文。
凭他犀利锋芒笔,
何惧时伦谤妒群!

王安石

从来朝政转轮天,
变法垂成又换肩。
凌轹奇文终励世,
词开豪放气争先。

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这是萧红执意放入的,以表达对萧军的爱意。多年后,萧军不仅准确地记得此诗节,对萧红的另一首诗他也印象深刻:“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杏青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杏青还酸!”起初,萧红给书起名叫《杏青》,即缘于此,比喻他们酸苦却又甜蜜的经历。

1946年秋,萧军重回哈尔滨,赴各地讲演,他闲时逛旧书市场,偶见一本与萧红合著的《跋涉》,迅即买下。自此,一直悉心珍藏,不肯轻易示人。1963年,他写给萧红研究者的信中说:“寄上《跋涉》一本,读完或抄完务请尽快挂号寄还我,这是‘孤本’。”直至1979年10月再版,这本书发售后,不久便被查禁销毁。

从目录页看,《跋涉》收录了萧军的《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6篇,收录了萧红的《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5篇。实际上,书中还插有萧红的一首小诗《春曲》:“那边清

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王观泉和王世家。通过二人积极运作,终于以研究所的名义翻印5000本。当年11月,日本有位女士想要这书,说她是萧红的“粉丝”,萧军便寄给她一册。她据此在日本又翻印了几百本。后来,经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牵线,香港也出了一个版本。1983年11月,花城出版社的版本,换了新封面,但仍影印萧军题签做扉页。书中增录萧军补写的前后两记,前记中回顾了《跋涉》从初版到这第五版的坎坷历程。

数月以来,关于萧军的题签,我一直心存疑惑:落款日期不是偶得《跋涉》的1946年,不是1979年即将再版的前夕。若萧军题签于1946年重获此书之际,倒最合情合理。当时,萧红已在香港去世4年多,他睹物思人,写下“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宛在,伤何如之。”等语,正是其景其情。究竟因何机缘,令萧军在时隔整整20年后,突然起心动念,写下这段题词?我翻遍《萧军全集》三卷书信、三卷日记,也没能解开这个谜题。

不久,萧军联系到黑龙江